

天地有哥们儿，名叫秦腔！

——致《揭秘秦腔》

□老鹤

天有苍茫，地有魂魄，
筑起秦腔焦杀刚烈的灵魂。
我们，幸运地出生在诗礼传香，仁礼载道的三秦厚土。

——最苦难时有秦腔这碗垫底饭垫底，穿的最破烂时有秦腔这件百衲衣遮羞；独坐砑砑，能听到鼓吼呐喊的秦腔撕扯开压在心底的愁绪，放胆走夜路，也有马帮驮夫吼出的秦腔为我壮胆！

秦腔从哪儿来，天地间为什么会有秦腔？
从娘胎里孤身而来，伴随我长大的就是这野莽风高的西部大地，只一板秦腔，就唱得天地分裂、道德纵横，好一个与天地并行并列的莽野汉子——秦

陕北小米

□奎耘

开镰了。陕北的丰收是从收割谷子开始的。早几天，吃过晚饭，月亮上来，村庄里就响起了磨镰声。

谷子耐割，也就费镰，没一把好镰刀不行。别看谷子秆细，坚硬着呢。细细的谷颈，昂昂地举着那支足有半斤重的谷穗。别看那谷秆的直径不过三厘米左右，却硬如竹竿，也像竹竿一节一节的，夯实着耐力。

割谷是件苦活。尤其是早上，被露水打湿的谷叶就像长了刺一样，半天割下来，手上就是一道道口子。谷茬很韧，不用十分的力，是割不断的。

陕北人看重谷子，庆祝丰收首选谷糕。新谷糕是将新谷碾成新米，新米蒸成新糕，再用新的芥油炸了。喷喷的香味，飘向谷场，飘向山洼，飘向河滩。丰收就是一片谷糕的香味弥漫中到来了。

陕北山多沟深，天旱少雨，最适宜生长的就数谷子。谷子不择地，崩上、洼里、沟渠、壕堑，只要撒上谷种，就会生出幼苗。谷子最好打理，就是一把锄。之后，谷子的身子骨逐渐强壮，耐力也增强着，几乎年年都以饱满的姿态迎接丰收。

在陕北，丰收不丰收就看谷子。谷子收了，丰收就大局已定。谷子是主粮，有了谷子丰收，心中就不慌。看家富家贫，就看谷仓。陕北人藏粮用的是架囤。那架囤一人多高，或圆或方，立在仓窑地上，如庞然大物。

谷子去了皮，就是小米。皮就是壳，谷壳是谷仁的外层衣服。当谷仁长到饱满成熟的时候，谷壳就可以脱去了。陕北农村，每一户人家院子里都有一盘石碾，那是用来碾谷子的。在石碾与石盘的反复碾压下，谷壳与谷仁分离，分离的谷仁就是小米。

在陕北，每天甚至每餐都离不开小米。一早起来，人们先做一锅散面饭。在半稠半稀的小米饭中撒上面粉，一边撒一边搅，待米和面完全黏合在一起时，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饭耐饱，足够一个上午的消耗。中午时则要稠，蒸米饭、捞干饭、搅米团作主食，佐以炒菜、焖菜，这样一下午的体力就有了。到晚间再熬一锅小米粥，喝下去，不饱，不饿，正舒服。过节时，花样就更多了，小米油糕、小米窝头、小米锅巴、小米和饭……就连谷糠也可以发酵做成米酒。来了亲戚，端上一碗米酒，甜腻腻的，却不醉人。

记住小米，陕北的老人们这样嘱告后辈。其实也忘不了。黄土高原、黄河流域，都是忘不了小米的。回溯历史，小米的种植历史极其悠久。

陕北有一个米脂县，据县志记载：“以地有米脂水，沃壤宜粟，而米汁渐之如脂，故以名。”一个县以“米”命名，从古至今不多见。据说，当地的小米粥，能撇出三层油，柔滑爽口，雅称“米脂油”。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支革命队伍爬雪山过草地跋涉二万五千里来到这片土地，一批批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涌向这里。他们唱着“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喝着南瓜小米稀粥，硬是用坚韧的革命意志战胜了一切。

有人说，陕北的小米就像陕北的人一样，不择地而生，不择肥而长，生命力强，保有内秀。这话不假。

大地百味

□章铜胜

大地也有味道吗？还真的不好说。大地的味道，是酸甜苦辣咸，或是什么其他更为复杂的味道呢？

若是泥土的味道，那我应该是有些印象的。当我在想象这些味道的时候，却觉得茫然，想不出究竟。小时候，我和同伴们坐在地上玩泥巴，身上、脸上满是泥污，却不记得自己是否尝过泥巴的味道。我稍大一些，便和同伴们在村子里嬉戏打闹，没少摔过跤，“狗啃泥猪拱地”也是常有的事。摔跤时弄了个满嘴泥巴，便急忙呸地吐个干净，哪里想过要品尝泥土的味道呢？

并不是人人都如我这样懵懂。自然会有细察明辨的人，比如作家鲍尔吉·原野曾经写过：“在山上，找一块干净的土，往下掏一尺取一捻放在嘴里尝，品不出什么味道。用李时珍的笔法，可写为‘土性平、无味、生育万物’。”其实，我们还可以将土写为“五色，性平，滋养百味”，这样，我们就能想象出大地的味道了，那是我们尝过、闻过的各种味道，各不相同，别有滋味。

海边，或是盐碱地上的大地，有盐的味道。泉水在大地深处潜流，经过某一处泉眼冒出来，是甜的，那么大地也有甜味吧？下雨时，特别是在夏天的暴雨中，我们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很浓的土腥味，大地也有腥味呀！

而我更在意它所滋养的人间百味。大地上的植物，是大地滋养出的百味，多的是香和甜。很多花都是有香气的，如茉莉、栀子、白兰、风丹等等，它们在大地上生根发芽、抽叶现蕾，然后绽放花朵、香气弥漫，招来蜜蜂和蝴蝶，也引来行人驻足观望。人们闻着花香，没人会在意那是花的香味，还是大地的香味。

腔，风口上唱颂诗礼传家，风背后传递天地合德，修齐治平！

秦腔不是形而上的章条文件，秦腔是三秦百姓的天赋文明，它的草根和土性有温度、会呼吸，紧跟着为王的开疆扩地，伴随着移山填海的百万雄兵！诗书读万卷，秦腔为师。下笔若有神，有孙仁玉教我诗思和动情，有范紫东教人吞吐河山。

这是三秦儿女与生俱来的财富，这是天下百姓此生无法推辞的孝敬！

秦腔，
秦山大一碗金，
黄河长的一块玉。

在那拉提看草原

□王华旭

那拉提景区是国家5A级景区，地处天山腹地，位于伊犁河谷东端，是世界四大高山河谷草原之一。“那拉提”蒙古语是“太阳”的意思。据传成吉思汗西征时，一支蒙古军队向伊犁进发，一路攀爬风雪弥漫的大山，军队饥饿寒冷，疲惫不堪，却在翻过山岭之后看到了一片美丽的草原，草原上云开日出，夕阳如血，士兵们高喊：“那拉提！”“那拉提！”从此那拉提成为了此地的地名。

歌手王琪的一曲《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唱红了可可托海，也唱红了那拉提。牧羊人是翻过了雪山草甸来到了那拉提，我们是跨过了千山万水度过了期盼等待折磨来到了那拉提。蓝天白云下的空中草原、河谷草原，散开着少许的野花，游人不多，牧人骑在马背上，成群的牛羊在草原上悠闲地享受着青草的美味，膘肥体壮的骏马时而兴奋奔驰，时而慵懒漫步，呈现出一派恬淡的田园风光。顺着盘龙谷道在景区穿行，呼吸着空气中的草香味，令人十分惬意。

草原是那拉提的灵魂，河流是那拉提的血脉，山川是那拉提的脊梁，树木是那拉提的臂膀，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草原的壮美与沧桑。



云霁环山 郑金舒 摄

这个夜晚适合看星星

□王纯

偶然翻看多年前友人的书信，他在信中写道：“一切都已经安睡了，沉寂的时光奏响宁静的小夜曲，这个夜晚适合看星星。”看到“这个夜晚适合看星星”，我的心蓦地一动。夜空苍茫，星河遥远，我有多久不曾看星星了？

多少个夜晚，我紧闭窗户，把浩瀚的星空关在了窗外。连夜风都别想挤进来，星光就躲得更远了。尽管黎明时分拉开窗帘，一定会有几颗疏星挂在窗前，但我从没留意过，仿佛觉得那不过是这个世界周而复始的背景，与我毫不相干。有时我赶夜路，心急如焚，脚步匆忙，好像总有什么重要的事，非做不可。低头赶路的人，总是忘了仰望星空。“星光不问赶路人”，星光照着我，而我忘了看星星。

记得有段时间大家喜欢说一句话：既要仰望星空，也要脚踏实地。多年里，我把这句话理解偏了。我以为这是在说，不要一味仰望虚无遥远的星空，脚踏实地才更重要。现在想来，仰望星空意味着诗和远方，是我们不可省略和忽视的精神生活。

就像友人在信中所说，这个夜晚适合看星星。记得多年前，青春年少的我们，在夜空下激扬文字，牵一缕月光为诗，掬一捧星光为歌，享受诗意人生。

星星象征光明，也是一种指引。星光灿烂，点亮黑夜，每一条路都通向希望和胜利。可是不知何时，我们忘了抬头看星星。我觉得，一个人内心皎洁，才会想到“这个夜晚适合看星星”。可是，融入俗世的浪潮之后，我们渐渐开始随波逐流，在生活的起落中浮浮沉沉。真应该选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仰面与漫天星光温柔相对。

今夜，夜风荡漾，月光朦胧，繁星满天，你是否想抬头看星星？

与光同尘的院落

□同亚莉

老家早年的院子
种有一洼一洼的韭菜
还有小青菜、西红柿、向日葵
而今，仿佛冬季的一小片草原
齐腰的土黄色蒿草
在凛冽的风中簌簌作响
这声响直抵人心
似乎要将儿时的记忆连根拔起

掉了皮的窑洞再也没有
熟悉的身姿走出 目光殷殷
更谈不上什么热乎乎的饭菜
估计缸底也找不到一粒麦子
各色小红花装饰的
春夏秋冬，院落
只留下头顶一片湛蓝色的苍穹

踏着苍茫
溅一身黄土卷起的风浪
迎着白杨树林都挡不住的风
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打量

我眼前的院落
原本就是我的梦乡
和光同尘的
还有我的爹娘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秋的沉思

□张光荣

远远地望着，飘在天空的风筝
在秋风秋雨的裂缝间曼舞，沉下来复又舞了起来
视野里，是黄叶铺满小巷的痴迷
当一片片枫叶挂在窗格，挽着秋的衣袖
流失的往事，也不经意间在秋的缠绵里，
浮出夜的围裙

飘落红叶，每一个纹理，都雕刻着秋的幽怨
在风的记忆里，把温柔融入青石板铺就的小径
酒肆的吆喝，穿透厚厚的云朵
直插荒芜的心田，沉淀成千古绝唱
缠绵的秋月秋雨，带不走一切
在心中种下一颗菩提
青春的隐忍，急急照亮了难抑的羞涩

在秋的季节，注定不会寂寞
信笺上连接的血脉，沾满日子的刚烈
即便黑夜的冷色调，也抵挡不住月光的缠绵
捡起一片落叶，那是什么
那是自由的音符
请你放心
落叶上的雨露，浸润的不是凄美
而是遥寄的思念

生命的底色
在橘红色火焰上跃动着、飞舞着，却波澜不惊
那或近、或远、或光明、或灰暗的表情
灼伤的，不是如炬的目光
趁着月色，朝着彼岸前行
在水的一方，凝眸被琴弦撩拨的秋景
被细雨淋湿的衣衫，深藏风尘的浪花
忧伤且暖
在疾风中行走，幸福的水鸟
舞动受伤的翅膀，穿越着黑暗
枕着诗歌，抱着云彩，在朦胧中入睡
暴雨中的落红，是柔情更是蜜意



圣地西柏坡（国画） 刘国占